

李浴日先生紀念特刊

梁寒操敬題



# 胡將軍悼浴日函

胡 璉

（前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世界兵學社 1958年

李夫人史鑒

浴日先生以書生而精研兵機名著等身貢獻至人特以時代不同不能文人典軍一展宏願後以天道無常替人兵燹千載下高山流水祗和音韻者必仰慕

先生：傷之深可以動魄也蓋兵機至微至斯道者亦須至精方能契其理而明其精也 浴日先生秉性至純大賦至慧既與德望特異之會又鮮奇皆可歸之心公其誰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反所以可誦其美以今觀之也 夫人對 浴日先生之責任已了一半相夫之道已可也愧慙今後之一半乃在教子有方身一者今未聖君賢相臣師名將皆得力於母教此書人皆山而書人皆嶺者也 夫人明達當能立艱苦中者其原委之責任為書世人心此一萬實之操能專此致微意候

史鑒

胡

璉

胡璉  
六月一日

## 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

赵家骧

（前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新编孙子最倾心，注比十家理更精；  
早识退军能制虏，何期渡海便骑鲸。  
揭暄无命雄文在，克氏有妻大系成；  
战斗三年终复活，仁师义旅振天声。

（注：赵家骧将军于是年 8 月 23 日金门炮战中为国捐躯。）

## 兵学永在、浴日永在

胡耐安

（党政学者）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这是一位史学家对一位兵学家的评价：「他宁可踽踽独行，不愿趋炎附势。」

浴日的云逝，忽忽又已三周年了！

三年前，当我听到浴日的死耗，曾以沉痛的心情，写了一段小文。我与浴日，既不是只一日雅故的泛泛之交，也不是由酒食征逐或权势利用的所识；我俩的的确是文字论交道义相期的朋友。那，又岂是一段小文所能尽其哀思？谨再以小文一段，于浴日的绩学力行，表达我对浴日之死的哀思，为浴日逝世三周年祭。

本来，评写一个人的「身价」，决不能就「财富」或「官位」着眼；甚且其人财富的累积越多，其人官位的挣扎越高，其人的品德，也就是其人的身价，越正恰巧是丑恶交织而成的无善足称。老实说，写如彼其人也者，任是如何其小的小文，也难凑合起来；固然，昧着良心用诡饰词句写谀墓文，或者差遣行事撰褒扬令，那该得另当别论。

我要写的我对浴日的怀念，便是我对浴日身价的评介。

浴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书呆子，不客气的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其愚不可及也」的大傻瓜；他有大可「寅缘」官位的终南快捷方式，他也有「受恩」私室的逢迎良机；他却还是他那「书生

本色」的一套，说老实话，写不悖理性的文章，不觅求俸给以外的「钱财」。关于类此的「愚行」，绝不是那干聪明人所敢做所肯做所能做的，我却亲见浴日是「货真价实绝无些仔掩饰」极其自然的做将出来。在甚多场合，我体会出浴日是「滔滔天下」的另一个世界的人；因此，也就加深我和他的友情，「臭味相投」，我俩常以「大傻瓜」彼此对称着。不过，浴日并不是真不能「机巧」「险诈」，也并不是真不会「投取」「行使」；同时，他又何尝不体味到「席丰履厚」较「妻啼子号」是别有况味？然而，他却能「独醒」「独清」的辨别其「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宁可踽踽独行以葆持「清白」，他不愿趋炎附势以「剽窃」富贵；老实说，他是一个有炎势可事趋附的人，他却不屑「热中」的一顾；他惯于也许是他喜于坐冷板凳。这真是傻瓜愚行吗？此其傻，此其愚，如果和聪明人的机巧险诈衡量一下，孰难孰易？孰得孰失？浴日的「其傻其愚」，便是浴日的「难能可贵」。换一个时地，我敢说浴日是不会被人目为其傻其愚的。

就浴日来说，他所留给朋友们的，至少在我的怀念里，他那傻瓜式的愚行，没有为财富官位损伤素行，不肯受权势威武折磨气节的愚行，敢情比聪明人所惯使的那套「哗众邀宠」的「沽名钓誉」的杰作，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熬炼而令聪明人自惭不如的。我说他「其愚不可及」，却是英雄豪杰辈用尽聪明机智所难以几及的。

在着重「现实」的今日，聪明人能以聪明博取生前的财富和官位的，比比皆是；并且也可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只要他肯「低估」自己的身价。但是。要想多「培养」，其实毋

宁说是「宽容」像浴日这样傻瓜愚行的人，而且要在他死后还能找不出他生前有何悖言悖行；凡属浴日的所交所识，试一闭目凝思，那悃悃无华的和笑面庞，那直捷了当的爽快言谈；这个大傻瓜，可不真是凤毛麟角的不可多得？可不还永恒的留在我们的怀念里？至少，在我，浴日所交识的一个朋友是如此的。交友宁求其傻，素行难得其愚，其然岂然？浴日绝不是傻瓜，更未尝愚行。「秦皇汉武今何在？」反而许许多多的「寒酸」，可不因「立言」而名垂不朽？浴日手辑的《中国兵学大系》，手著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孙子兵法总检讨》等，便是历万古而永在的立言。若然，兵学永在，浴日永在！

## 亡友李浴日先生的生平

刘闻祖

(军事学者)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浴日先生「苟生于曾左诸人之时，则亦曾左也。」

我国兵学几、忽、幽、暗，其莫测之变实远出于西方之上，非具有超绝之禀者，即无由得窥其奥，故习之者，大抵多属于文人；椎鲁之士，絳灌之徒，绝无与焉。

自唐以后，名虽文武分途，然流风所及，深研兵学者，仍以文人为多，故一遇国家艰难之会，能挺身而出，以捍其大难者，皆此辈也。唐之前，固无论矣，唐之后，如宋之文文山、明之史阁部，乃其尤也。逮清末造，遗风未泯，红羊之劫，仍得曾左诸人，出而支其残局，以建中兴之业，不知者，当以为俱出偶然，又岂知其实有自耶？

其后庚子改制，尽仿西方，原有武经，悉尘高阁。益以西方兵学，肤浅易明，凡具常禀者类能习之，无待于高度智慧之文人，且新限制定，非其正式兵科出身者，不得与于军事，于是文人始不再习兵事，而中国兵学乃益晦。

能以文人而仍肯究心兵学者，五十年来，实不多觐，有之，只有吾亡友李浴日先生一人而已。先生目击国势凌夷，更慨叹于中国兵学之不振，故东返以后，乃尽弃其所学，而专心致志于兵学，并用哲学之科学方法，以作新之研究，故能推陈出新，直潮

本源，所谓探骊得珠者，吾于先生乃见之；其所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尤能震撼一时，称名著焉！

予初知先生于抗战期间，是时先生为坚定国人对抗战之信念，并欲发扬民族固有兵学，乃以一人之力，创办《世界兵学》月刊于大后方，以从事其鼓吹，论者谓其在当时对国家之贡献，实不亚于在前方喋血奋战之数百万大军，即此，以足觐其影响之大矣。时予因置身兵间，渐米炊矛，昕夕未暇，至其约稿，屡无以应，未几北调，音讯复绝，惟时于风檐落月间，一想见其颜色而已，后先生于抗战终结，在虎丘创建孙亭，而予亦正返回沪上，但咫尺云山，仍慳一面，实未与其盛也。

直至四十年春，始以偶然机会得会先生于台北，攀荆道故，共幸健存，预见先生之意气，固犹昔也，其对反共必成之信心，亦与过去对抗日信心同其坚定。闻其在前一时期，正值美国对我发表其「白皮书」之际，台湾人心之浮动，几使政府亦感难于应付，而先生却于其时在报上公开发表其「海峡终可守」、「外援终必至」之有力断语，事后事实果卒如先生之言，自是先生之一言一论，更为朝野所信服。

又某次予与先生共论当前局势，予认为「建设台湾，反攻大陆」固为当前不易之决策，但建设非短时可致，由建设而进入反攻，如时间距离过长，在反攻期前，即应另有足以鼓舞人心之表现，否则，决无法使目前之人心士气，获永远之维持。而先生对此问题，似未经思索，即提出其「不断反攻」、「不断突击」之答案。予初聆其言，犹以为是军事上宣传口号耳，继而细加研

究，始发觉其对策之正确，非平日对此具有真知者，实不能道也。

先生在台，初为革命实践学院主编对外性之《实践》什志，继为金门防卫部主办《战斗》月刊，前者旨在振奋国人之反共意识，后者则在灌输将士之革命战术思想，今日军民战志得有如是高强者，即不尽归功于先生，而先生之功已不可泯矣。

先生除尽瘁于鼓吹反共外，更肆力于重建中国之兵学，在南京时曾准备着手编订其久已计划之《中国兵学大系》，并准备在台恢复其在重庆之「中国兵学作者联谊会」，且曾以此二事就商于予，予以其所志甚大，且欲早促其成，故允对其主编之《战斗》，暂分其劳，又岂知其竟赉志以歿耶？今幸《中国兵学大系》一书，已有其夫人赖瑶芝为之完成，至其筹复「兵学作者协会」一愿，则正不知要俟何日矣！

本八月之七日，即为先生逝世之三周年纪念，其夫人欲予为文以略述其生平，以予知先生深也。然先生实文人也，今我国文人既皆以知兵为讳，而先生则不但知之，且由致力焉，是则吾莫如之何也！犹忆当其歿时，有人慨惜先生，谓先生苟生于曾左诸人之时，则先生亦曾左也；予则申其说曰：「若曾左生于先生之日，则曾左未必肯为先生矣！」呜呼！此先生之所以为先生欤！

## 李浴日先生与心理作战

马璧

（前政工干校系主任）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不休不眠从事心理作战术之倡导。」

我们当前反共抗俄的革命大业，不仅是一场剧烈的军事战争，而且是一场重要的心理战争。因为军事战争，是物质力量的搏斗，而心理战争，则是精神力量的搏斗。并且精神力量是支配物质力量、运用物质力量的惟一要素。我们如果能在心理战争方面发挥其高度的精神力量，则军事战争便可稳操胜券了。

总统 蒋公是特别重视心理作战的。他在「政治作战的要领」训词中曾说：「心理作战演进至今，不但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而且亦是人人应该知道应用的常识。尤其是在今日反共革命战争之中，由于敌人奸匪的狡诈百出，无恶不作，故心理作战的重要性，真是与时俱进，有增靡已。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今后反攻复国战争的成败利钝，实系于我们今日对匪心理作战的功效如何来决定。」从这段训词中，就可以体会出心理作战在当前反共抗俄革命战争中使其有决定性了。

李浴日先生生前曾极力强调过心理作战的重要。当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李先生曾任国防部新闻局第二处副处长，我那时也在第二处担任编译专员，因为另一位副处长成君盛昌曾因公差去北平，我奉派在副处长办公室暂代成君处理公文，便和李先生朝夕相处。其时，李先生专负心战研究、设计及拟订有关心战行动

方案之责。他不休不眠地从事心理作战战术之倡导，极获当时新闻局邓局长文仪之赏识。

当时新闻局第二处办公室楼上曾设置心理作战沙盘一具。沙盘中标示怎样配合军事作战区掷传单、贴标语及安排喊话位置、装置扩音器材等。此外并设计许多传递宣传的工具，如利用风筝、浮筒、孔明灯等散放有关心理作战的文字，真是费尽了心血。我还记得有一次曾在南京市郊区举行了大规模的心理作战演习，那次有关心战演习的准备和部署，都是李先生一人主持的。演习的结果很成功，邓局长对他更是奖誉有加。

当时最遗憾的是：许多人还不重视心理作战，认为心理作战并无补于军事作战。即以当时主管心战的第二处来说，就有不少的同事背着李先生揶揄，他们不时站在心战沙盘四周，指着装有宣传品的鞭炮、风筝、浮筒，说是小孩子的玩意。并且认为几句口号、标语对朱毛匪徒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听了这些话，当然很为李先生抱不平，我是最懂得心理作战的重要的。可是我也不好为李先生辩护，并且在事实上又不能说服他们。

尤其是当时的美军顾问们更不了解心战工作的重要，他们曾极力主张把当时新闻局的第二处改为新闻发布中心，认为军事新闻的发布才是重要的，心理作战并不重要。李先生苦心孤诣，满腔热忱，在顾问先生的心目中却认为是无关宏旨。李先生虽然无法向顾问先生说明，即使有所说明，也不能使他们谅解，可是他还是尽他个人的努力，对有关心战的理论与实际，作进一步的研究。这种精神，的确是值得钦佩的。

三十六年一个初秋的黄昏，同事们大家都下班了，只有李先生还忙着在办公桌前看匪情资料。我这天也因为要处理一件比较重要的公文，还没有下班。我们同是一个办公室，我当时把眼光打量李先生的面孔，发现他似乎感到烦闷。我对他说：「副座：这些日子是不是比较忙一点？可不要忙坏了身体啊！」他立刻显出很勉强的笑容答复我：「并不怎么忙，不过有许多问题使我烦得很。」说着又恢复了不耐烦的神情。

「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这样问他。他说：「从前方得来的资料，共匪的喊话和散发的宣传品，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可是淆乱是非，颠倒黑白，对士气的影响太大了。他们的甜言蜜语，且可以使士兵着魔，他们的血口喷人，又可以使我们气破肚皮。那些个鬼话，真使人太伤脑筋了。我们平时没有好好地做『心防』工作，没有明白告诉士兵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临到上火线，便被朱毛匪徒的『阵前喊话』搞得糊涂起来，我为了这个问题累得纳闷。」

我听了他的话，也感到很不安。我说：「心理作战太重要了！副座这些日子，都是为了心战工作操劳，今后只要我们能向这方面去努力，一定可以慢慢地补救过来。不过，我还有一点意见：我觉得心理作战的守势固然重要，攻势也不可忽视。古人云：『攻心为上』，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关于共匪怎样祸国殃民，怎样用甜言蜜语欺骗老百姓，实在应该使匪军士兵明白知道，才可以瓦解他们，消灭他们。」

我说到这里，他感到高兴了。他说：「你的见解很不错。心理作战时应该把『心防』和『攻心』同时兼顾的。有了『心

防』，才可以『众志成城』，才不怕共匪胡说八道进行心理上的渗透与分化的把戏。能够『攻心』，才可以击中共匪心理上的要害，才可以使他们分崩离析，以至于覆灭。不过这种工作的重要，了解的人太少了，少数人的力量是不容易收效的。」

这次的谈话，是怎样结束的，我记不清楚了。光阴过的真快，一晃便是十一年。而且李先生去世也已三年了。回忆起来，我个人实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又记得在来台之初，李先生正主编《实践》月刊。我们见面时，我便先问李先生是不是仍打算做些对敌心理作战的理论与实际的工作。当时李先生表示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因为他是我国有名的兵学专家，他打算重新整理他过去所有关于兵学的著作。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却劝我从心里作战的理论与实际方面去努力，并约我给《实践》写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当时曾写了《反攻大陆与政治战》一文，强调心理作战的重要。我个人虽然那么呐喊，但并没有丝毫影响。

本来，心理作战一事，总统很早就非常重视。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六月成都行辕讲「剿匪与整军之要道」时，曾说：「大家应当特别注意的，就是所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这不仅剿匪为然，一切的战争都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将敌人的心理制服，使他精神上感到劣势，未到开战之时，早已被我们完全压倒，这样，他就是怎么多的兵，也没有用，我们可以拿少数的部队很容易的将他消灭。我们要攻克敌人的心，便先要增强自己的心；要压倒敌人的精神，便先要提高自己的精神。所以强化兵心，振作

士气，是我们一般将领用兵制胜第一要紧的本领。」从这段训词看，便老早指示我们攻心和心防的原则了。

最近几年来，美国方面对心理作战也非常重视。《美军心理作战教范》一书，便是他们具体的典范。该项教范曾提示：「实施心理作战时，其用以说服敌人之宣传内容，必有其一定之理论线索。将此理论线索归纳成为简单的论题、论点或词句，是为心理作战之宣传主题。此项主题的作用，一面在藉以了解心理作战之任务，一面在赖以达成心理作战之任务」。该书并指出一个优良的宣传主题，必须具备：（一）适合政略战略；（二）适合当时敌情；（三）适合敌人心理。由此即可见美军一反过去忽视心理作战的态度，转而为重视心理作战了。

可惜李先生去世太早了一点，要是他现在还健在的话，对心理作战的工作，也许会重新鼓起勇气来干一番的。最近我从某军事学校接受为时六个月的政治作战训练。所谓政治作战，实以心理作战为其最重要的工具，也就是说，心理作战是政治作战的中心问题。当我结业的时候，李夫人赖瑶芝女士来函索取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文字，便写了这篇短文，就教于李夫人，并以之纪念李先生。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表示敬佩李夫人。因为李夫人在李先生去世后，不仅善抚遗孤，而且又把李先生生前的遗着，全部问世。就是李先生生前筹印未成的《中国兵学大系》，李夫人现已将它印出，真是难能可贵了。李先生在天有灵，是会含笑欣慰的。

## 我记忆中的李浴日先生

魏希文

（前国防部新闻局教育专员）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一生是尽力兵学研究的人。」

李浴日兄永远安息在天堂了，但他的为文化事业而努力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当我看到《战斗》月刊复刊，当我知道他的夫人赖瑶芝女士为复刊而工作的情形，令我非常感动，我想浴日兄在天堂也会含笑吧！

现当浴日兄逝世三周年之际，我想写下一点我对他的认识。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同一个兴趣而结识起来的：那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在南京中山东路开了一家书店，他也在我附近不远的一条街上有一家书店，其实这都是我们自找麻烦，一则我们都不懂做生意，因之我们许多想法都非常天真；再则我们用在书店里的时间不多，只是抱了一个理想去做，许多事务上的事情都是假手于人的，因之在经营上并不成功，好在我们并没有想在这上面赚钱，只求其能维持就很满足。

当然我们并没有很顺利的维持下来。但他挣扎奋鬪的精神比我好，那时他正办着《世界兵学》杂志，他正在计划着一套世界兵学丛书，其中大概以《中国兵学大系》为主要。他每次见到我，就谈他这些计划。我每次到他家里去，也总看见他忙着整理他的资料，那种苦干的精神非常可感。

我知道他办刊物，是他唱独角戏的。他的太太便是他唯一的助手，大概登账发行都是他太太一手包办的。有一次我非常感动，那是很炎热的一个夏天下午，凑巧在我门前遇见他，他挟着一个很厚重的皮包，满头是汗匆匆地同我打个招呼，说他要到几家书店去看看。我当然明白他是送书去和结账的。一个整日用思想去写作的人，却还担任了一个送书的工役所为的工作，我看见他在火伞下沉重地走去的背影，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怆。

后来我们谈到怎样筹建一个孙子纪念亭，他邀我做发起人，自然我是赞成的，我记得那本簿子上有他写的缘起，也有不少人签了名，而推为筹备人的有杨昌言、柯远芬、彭战存、齐廉、徐森、陈纵材、高植明、方涤霞和本人等。而为这件事日夜奔走的便是李浴日兄了。

我记得开过好多次筹备会，有几次是在晚上，因为大家白天忙着本身的工作，可是晚上在他家里一谈，往往谈兴大发，孙子纪念亭的事谈得越多，他的困难和忙碌也就越大，而他是乐意接受这份工作的，因之他跑过好几次苏州。有一次是三十六年秋天，他邀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他那胖胖的身躯，夹着一个装满筹建孙子纪念堂的计划 and 数据的皮包，东奔西走那是一种极其诚挚的热情支持他，也可以看出他对孙子至高的崇敬心情。以后我去各地，他仍然是忙于这件工作。在南京沦陷后，我就彼此消息断绝。

后来，我们在台湾见面，老友相见格外亲切。他第一件告诉我的事便是苏州孙子亭筹建的经过，他在书堆里找出一篇他写的〈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追记〉给我看，孙子纪念亭改建孙子纪念

碑已完成。但在战乱炮火中，浴日兄所花的心血精力和时间，尤以孙子十三篇全文石刻，由苏州国学巨子汪东先生书就，钱荣初先生刻石，惜尚未能移建碑旁，而苏州已弃守。（此石刻据李浴日先生文中述及已埋藏地下。）将来反攻之日，浴日兄这一遗志是应该由他的朋友来完成的。

他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就致力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其著作有《孙子兵法新研究》、《孙子兵法总检讨》以及《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兵学随笔》、《决胜丛书》等。他一生可说是尽力兵学研究的人，他搜集了二千余年来固有的兵书精华数十种编辑《中国兵学大系》，并拟与诸兵学作者共同注释后出版，惜尚未完成，他便在四十四年夏病逝台湾，这实在是我国兵学界重大的损失。

他的生活简朴，如果在街上看见他，总是夹着一个皮包蹒跚步行的。也许他用脑过度，早年就看见他两鬓白发，到台湾来他的白发似乎更多了。他显然欢喜用思想，我发现他随时都沉浸在一种思考中。

现在他的夫人赖瑶芝女士继承他的遗志，把五千余页的《中国兵学大系》印出来，这实在是一部现代军人应人手一册的大宝典。李浴日兄在天之灵当可安息了！

## 竹林怀故

——忆与李浴日先生夜话孙子哲学

林 夏

（哲学学者）

《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世界兵学社 1958 年

一位兵学界批评李浴日说：「不愧为是位孙子专家。」

约莫是在三年前的夏天，一个月白风清的晚上，我独自在街头踟躕了一阵，信步沿着小溪走向竹林深处——李浴日先生的家。恰巧碰见他刚从市区归来，「知心人到话投机」，于时，我便自然而然地跟着到他家里。「月下好乘凉」，他说：因此我们便在他辟有个小花园的院地里，斟酌屈膝地畅谈起来了！

首先，李先生找着个话题问我：「听说你近来在研究步枪弹道，还牵引到哲学和兵学上的问题，新颖有趣。现在请你说说内容重点，最好写成一篇专题稿子，用充我的《战斗》阵容！」

「啊！这原不过是我偶然的想定。我因一时发现哲学的路程碑经由形式走到辩证逻辑的阶段（由静止的个体转变到动变的全体）时，步枪的制造也由光滑的枪膛改进到有螺旋式之来复线的枪膛了；同时也注意到过去所未注意到的反着力，而加宽了枪托底板的面积。就这两点步枪制造划时代的改进，很像充分说明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跃进。这属意曲线运动和反着力之辩证逻辑的思维，该是当年孙子还没有考虑到的吧？」我很得意似地描述；而且还补充两句有力的考据：「辩证逻辑体系，完成于黑格尔，来

复枪由毛瑟改造成功，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德国人，可见武器也是依附于哲学思想的演进而进化的呢！」

李先生听我说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很幽默地说：「孙子赢有古今中外军事哲学大家的盛誉，如果连相当老子说的『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那种对演法的辩证逻辑还会不懂，那这也并不是孙子不够高明，而是一般崇拜孙子学术的人太幼稚，可是我却相信孙子是不会不懂的。」

「你是涉猎《孙子》有素，那末就请你关于这点，费神指教！」我像很尴尬似地回答。

李先生接着满脸笑容，很谦逊地细声说：「谈不上指教，我们不妨就他的兵法客观地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兵势〉篇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和〈军争〉篇的『以分合为变』。就里所谓『奇』与『分』，还不就是指『反』？这不分明就是黑格尔那种『三级式』（正反合）的辩证思维吗？不仅如此，他在〈军形〉篇又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意思，表面上是『知己知彼』的张本，实质上，要确定在己的不可胜，和在敌的可胜，这是可以不经过正反两面之考虑与分析而能妄下决定的吗？所以同篇又说：『故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而且在〈九变〉篇还重复地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关于这点，记得蒋总统在《组织的原理和功效》上，解说『辩证法

应用之于思维方法』一段，还是取材于孙子这点精神作例证的呢！」

李先生这段考证，本很确切，论理我不应再噜唆了，但我偏有心为难他，索性把话题牵涉到见仁见智的学案上去发问，因此我说：「尊见固很切题，但在我听来，总觉得你像受了孙子洗礼似的，尽量把这位古装军人描绘成一位摩登军事哲学家。如此，我得请教：中国哲学在宋明时代已分朱、陆两派、那末，孙子的哲学史属于那一派呢？同时，近世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倡行以来，过去的绝对论已经改观，你总难否认孙子的思想不因此受到影响了吧？」

此刻，李先生在聚精汇神地注视我，听我说到于里，他很快地便接着说：「这也许是你个人主观的想象，觉得二千多年以前的古人，一定是不合时宜了！我很冒失地请问你，你这时候是否存在推翻孙子学术的心理？为着我听你提出朱陆之争的课题，设想无论孙子近朱近陆，都容有方便你攻击的余地，而且还暗示在相对论的视角下，一切都丧失了绝对的意义，是不是呢？」

我看李先生那样一本正经地起劲，我只好应声「不敢。」

李先生接着又以诙谐的口吻说：「就算你是在存心和古人作对吧！可是我很担心你，毕竟还是自找麻烦。我认为孙子的理则思维是：似朱非朱，似陆非陆。何以呢？朱晦庵讲心外求理，即求理于天地万物，故主格物于致知；陆象山讲心内求理，即求理于吾心，故主致知在格物。前者相当归纳法，后者相当演绎法。就因各持门风，各是己是，因此乃有鹅湖之辩的争执。成为中国于哲学思想上八百年来无可厚薄的公案。其实，他二人只在对中

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句，于文字的训解不同的争执而已。实际上，这场舌战在孙子看来，简直是件多余的事。为着和解的成立，很难专凭客观或主观单方面的见解来定论，必须汇集主客双方的看法为之统观，才能发现事物真理之所在。该有孔子那种『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的风格，才配以语高明。在孙子则于〈谋攻〉篇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于〈地形〉篇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种知彼知己的工夫，和可以拏孔子的『忠恕之道』来形容。这和西洋康德的『范畴』，若合符节。如或问以『认识的主体，如何能与彼认识的客体发生关系呢？』康德的答复是『客观世界皆由悟性之先天的形式（即范畴）之制约而成立。为着由时空的形式所与的表象皆杂多而不统一，自有悟性乃得统一而生认识。』这和《中庸》的『致曲之道』同，与孙子求知彼己的统观法亦无异。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果你同意以『天』作时间，『地』作空间之表象，那末观于上文的『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大概你将不会因爱氏的学术问世之后，便把孙子否定看成一位落伍者了吧？」

李先生这篇论调，本可以结束我的发问，而且我对他于哲学的造诣，也很钦佩；就因为觉得：他既饱有蕴蓄，我却正好藉此钩籍，抛砖引玉地再作进一步登峰造极地发抒其费隐。于是我再有意地刺激他一声说：「凭『知天知地』几个字，便肯定孙子思想可以包括相对论，这你也未免徇情，对孙子近于谄谀了吧！」

果然，李先生经我这一激忤，便无法沉着而竟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了。他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没有什么微妙难闻的

神秘性，他只不过将世有各种事物能力等，简化成几个基本的东西，如空间、时间、质能和重力而已。如他于《相对论特别学说》中说：『物质实际上只是能的凝结，彼此所不同的，仅为暂时的形态。』并且说明空间和时间不能看成物种分开的东西。这在思想学术上奠定了科学的动变逻辑的基础；所谓相对论还不就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范畴罢了。我们再看孙子于〈始计〉篇说：『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与『较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和爱氏之着重于时、空、质、能与重力和比较，还有什么两样？至于动变逻辑只消看孙子在〈兵势〉篇的『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贵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虚实〉篇的『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九地〉篇的『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及于〈兵势〉篇：五声之变，五色之变，五味之变，奇正相生等所发挥变化原理的致极，如果你能深致领悟其阴阳捭阖的道理，我想至少你不再把孙子看作时代的残余，说不定你还会觉得现代李德哈达的间接路线、约米尼的战争艺术，甚至俄共引为秘诀的退却战术，都不过是孙子唾余啊！』

李先生说到这里，显得有点替孙子抱不平似的光火了。在我内心，觉得他这种「择善固执」和卫护国粹的坚毅意志，使人肃然起敬。同时也着实意识到「同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而美不胜收了！因此我便率直坦白地道声：「了不起！你毕竟不愧为是位孙子专家兵学泰斗！孙子经你这番阐扬简直等于复活了！」我们谈到这里，觉得远近万籁无声，知己夜深，我便起身告辞；但想不到李先生还毫无倦容很兴奋地一把拖住我说：「还早呢！再

谈谈吧！还有孙子存全、治气与贵因的理则在兵学上占极重要的地位，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我还想索性和你谈个痛快。」

「再谈，快要天亮了！下次再来领教吧！」

我一面站了起来这样说。

李先生不便勉强，终于带着欣犹未尽的神情送我出了大门，彼此道声再见，便握手告别了！

过了几天，我想起孙子的存全、治气和贵因的功夫，觉得着实值得再去讨教一番，便怀着一股新希望再到竹林深处去造访李先生。一阵扑喙，出来开门的，不是李先生，而是李太太。带着满脸忧容眼腔泪湿的李太太，她一看见我，便哭啜着说：「李先生前天去世了！」「哑呀！」记得当时我只这样大叫了一声之后，便觉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后来我怎样回来的，此刻便怎也想不起来。只记取当时脑海里浮现着两句唐诗：「寂寞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此情此景眨眼已是三年！现在检读李先生的生前撰着，想见其人，曷胜依依！爰特回忆此最后一次夜谈讨教各节，恭录如右，聊申仰止！又从而颂曰：「奇才秉笔春秋义，兵学遗书天地心。」